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67
30 Sept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塞浦路斯问题〔125〕
- 一般辩论〔9〕(续前)

发言人：

古巴什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哈达姆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里道丁先生(马来西亚)

科尔蒂纳-毛里先生(西班牙)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更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发出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097/A

上午十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125

塞浦路斯问题

主席：在今天上午讨论议程以前，我要约略地提一下标题为“塞浦路斯问题”议程项目 125。会员国都会记得，大会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二三五五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该项目应由全体会议直接审议，并要求主席继续就辩论所将采用的程序问题，进行协商。我要说明我们现在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一项共同意见如下：

“大会于审议本项目时，将请特别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以便给塞浦路斯西族代表一个在委员会发表意见的机会。大家有一项了解，就是大会然后将继续对本项目进行审议，顾到特别政治委员会所提的报告。”

我可否认为大会已同意这个程序？

图克门先生（土耳其）：我早先曾指出，去年所采用的程序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我只是要说，土耳其代表团接受你方才所概述的共同意见，因此，我们不再反对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我要感谢你在达成共同意见上所作的一切努力。

主席：我现在要咨询大会的意见。我可否认为大会已同意这个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将照此通知特别政治委员会主席。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古巴什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我要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诚恳地祝贺你当选第三十届大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我们非常敬佩你卓越的能力和长久的外交经验，因此深信大会的工作将在你明智的主持下将完全获得成功。

我要借此机会，向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阁下祝贺他对上届会议所作的明智而成功的领导。

我们也要对秘书长库尔特·瓦尔特海姆先生为加强联合国及促进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今年二月，他访问我国和波斯湾其他各国，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得以亲自看到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他的访问使我们有机会同他讨论一切有关加强联合国和增强其解决国际问题的任务的问题。

我十分高兴能对本组织的新会员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接纳这些国家将增进本组织的活力和普遍性。我们准备同这些国家为我们人民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在一切方面进行合作。

象第二十九届会议一样，我们这一届会议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和考验。全世界人民怀着极大的期待，指望本组织能解决这些问题，并彻底消除战争和全盘毁灭的根源。

不用说，巴勒斯坦问题是最危险而紧急的问题之一，必需立即加以认真的考虑。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上届会议处理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积极途径。将这问题作为单独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并通过两项决议，一项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返回家园和自决权利在内，另一项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观察员的地位，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列入项目和通过两项决议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从事艰苦奋斗所获的成就。此外，它象征着第三世界和其他爱好自由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从事正义解放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自从通过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决议以来，已有一年了。以色列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便利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和财产。相反地，以色列仍否认有巴勒斯坦这个民族的存在，并顽强地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享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的权利在内。以色列不但继续掠夺巴勒斯坦人民的物质财产，而且还蓄意攻击他们的精神遗产，要消除巴勒斯坦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在巴勒斯坦所创造的宗教和文化纪念物。没有一件事能比耶路撒冷和哈利勒的伊斯兰教圣地所遭受的不断的威胁更明显地表现以色列这种残暴的政策。

国际社会为了维护其价值观念并防止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充满着迫切危机的目前情况的继续恶化起见，不应容忍以色列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和违抗。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违抗行为的正当反应，应该是与许多国家、许多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最近在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非洲最高级会议和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建议相一致。

鉴于以色列坚持采取违抗态度，这三个会议建议采取迫使以色列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措施，包括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订的制裁办法在内。因此，绝对必要的是，联合国本届会议所应该通过的决议，不只是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敦促以色列执行联合国以前各项决议。我们所应该通过的决议必须包括一个毫不含糊地要以色列执行决议的命令，同时，如果以色列仍坚持其拒绝和违抗的政策的话，就要明白提到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制裁办法。

使我们关切和焦虑的问题之一就是种族主义少数派对南非、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继续统治。我们要再次重申我们的意见，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对南非多数非白人继续采取种族隔离的政策是不道德的，违反正义和平等的原则的，构成对于人类良心和价值的违抗、并违反联合国的宪章。

我国代表团参加了安全理事会最近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我们参加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十分关切并且深信在这两个国家内的这种不人道和非法的情况,长此存在下去将威胁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并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象我们的非洲兄弟国家一样,诚意地希望这个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如果得不到这种解决,我们只有支援——物质上和道义上——非洲的解放运动,使他们的人民所从事的斗争,能赢得他们的尊严,并达到解放和独立的崇高目标。

关于西部撒哈拉,我们希望我们的友邦西班牙能尊重大会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以前不就该领土采取任何行动。

急待解决的国际问题之一是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赞赏秘书长为调和两族歧见在他们之间从事调处所作的诚挚努力。我们对于维持该岛的和平与安全非常重视。我们这种感觉,不但是由于在地理上该岛与我们阿拉伯地区相隔不远,而且因为我们同争执双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有历史、人道和文化上的联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家,我们深切注意到我们区域里和平与安全的维持。因此,我国热烈欢迎我们的两个邻国——伊拉克和伊朗——间争端的解决。我们祝贺他们有此成就。我们也希望波斯湾的一切未解决的争端,都能本着建设性的合作精神予以解决。

我们也要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最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我们是其中一部分——不能成为大国争夺场所。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印度洋成为一个所在各国在权利义务平等和彼此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有着建设性和合作关系存在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必须调动他们的资源和能源,来发展他们的国家经济并取得基本的必需品,这是使它们脱离它们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落后现象的先决条件。

我国政府也支持联合国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的决议。我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无核武器区的最好办法,就是由所有关系各方加入《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至于印度支那的局势，我们热烈欢迎该地区和平的恢复。我们希望印度支那各民族在经过战争破坏后的重建工作和发展其国家经济所作的努力方面，获得成功。

在国际一级上，我们支持为缓和各大国间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我国认为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是有积极成果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终止它们的加速军备竞赛而采取的明智步骤，我们表示欢迎并予以支持。以色列统治者对于这种免使人类遭受现代战争工具祸患的国际趋势，未能作出相似的响应，实在令人遗憾。

最近报章所载以色列在所拥有的武器之外，还可能获得具有极大毁灭力量的尖端武器的报导，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关切。以色列的业已超过饱和点的军火库如果再有这种致命的武器来，一定会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忧虑和警觉。不用说，对以色列战争机构供应这类武器只会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本届会议是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讨论顺利结束和紧接着利马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之后举行的。利马所通过的决议反映出开始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抬头的要求改变的新精神。以世界各民族间的歧视及其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老观念业已根本发生动摇。由于数百年来推行殖民主义的结果，第三世界人民获致政治独立之后，发觉他们本身处在落后的状况，并且被淹没在一种不能符合其进步愿望和发展目标的国际经济秩序中。

每个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个别经验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使得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政府要去寻求国际关系的新途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力图建立一个可以适当地反映其真正需要的更平等而合理的世界秩序，曾拒绝参加任何集团或同盟，并且反倒在它们本身之间，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寻求以尊重主权、国际关系民主化及对侵略、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剥削从事斗争为基础的合作办法。

在经济方面，这些国家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更平等、更接近于满足发展的需要，和改善人类大多数的生活水平。利马决议在其条款中体现了整个这种历史的经验。

我国信守不结盟运动，并且是国际和平合作的信徒，在减轻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痛苦，和支持它们为求人民进步和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上慷慨地作出贡献。紧接着石油价格的重新调整和显然有着盈余之后，我国着手运用由我们唯一自然资源、石油所产生的收益的大部分流动基金，来支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新设立的行政机构还是很微弱的。但纯粹就数字来说，我们的援助数额达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可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在教育、医院设备、都市发展和文化方面的庞大需要，我国的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远较纯粹数字上的意义重大得多。

我们也支持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达成的积极成果。我们认为这些成果是朝向各国间经济关系完全平等的道路的第一步。虽然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未能完全满足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但我们认为，准备执行决议的意愿是衡量发达国家有无诚意的尺码。

我们怀着极大的期望和乐观心情，等待下次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能、原料和发展的会议。我们十分高兴能够担任将于今年十一月举行的阿拉伯——欧洲下一回合对话的东道国，这个对话是要进一步探索这两个区域集团间的合作领域。我们将为会议的成功，作出最大的努力。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十分复杂，可是过去三十年来人们在联合国范围内所获的成功，加强了我们对于未来各国间合作和友好的希望，也增加了我们的乐观心情。我国保证竭诚地完成宪章的目标。

哈达姆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祝贺你当选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鉴于你的经验、知识和广博的见闻，我相信你将力求妥善地执行你的任务。我们热诚地祝你成功。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在担任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期间，尽心竭力，主持会议，我也高兴地要向他申谢。他所作的努力对于该届会议所获的重大成果具有极大的影响。现在我向他和姐妹般的阿尔及利亚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自从上届会议以来，在人民争取解放和独立的领域内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越南人民已取得胜利，且在他们牺牲了千百万生命的一次残忍恶狠的战争之后，终于能够如愿以偿，达到目的。柬埔寨人民也赢得了胜利，并且如愿以偿，达到了选择他们所要的制度和道路的目的。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民的斗争都获得了胜利，我对接纳这些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以及它们在支持自由和进步的力量方面可望发生作用，都表示欢迎。我斥责旨在阻止越南的两部分加入联合国的政策。我们认为接纳它们加入联合国就是丰富人类的英雄的经验。

纵使有了这些胜利，却还有人民在殖民主义的枷锁之下痛苦呻吟，并且被迫忍受最野蛮的种族压迫。我觉得义不容辞，必须颂扬安哥拉、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南非以及全世界各个解放运动进行了正义的斗争去取得自由并且根除今日还在剥削他们的土地和资源的种族主义殖民政权的残痕遗迹，我也宣布我们全力支持朝鲜人民为实现其民族大团结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在发生了流血事件的我们友好的塞浦路斯岛，我们要求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并保证它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对于旨在使塞岛变成北约组织基地的帝国主义的企图和策略，极感不安。

既然我还在谈论人民自决权利，我觉得一定要谈谈撒哈拉。撒哈拉是阿

拉伯土地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同整个阿拉伯民族有关，而今日还由西班牙部队占领。我呼吁友好的西班牙政府赶快撤出这片阿拉伯领土。我宣布我支持摩洛哥政府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拉巴特阿拉伯会议的决定解决涉及撒哈拉前途的争执而作出的努力。

当国际缓和政策使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能在赫尔辛基召开成功，制定由与会国采行的原则，以便确使欧洲和平更有希望实现的时候，这一政策完成了重大的、肯定的一步。在支持并欢迎这一重大步骤的时候，我们要问，在一个邻近地区，中东，是一个战火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的温床的时候，可能获得什么和平。我要提请大会注意这一地区的战略位置，及其对欧洲安全的深远影响。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解放战争是这种联系的有力证明。除非消除紧张局势的成因，关于国际缓和与欧洲安全的会谈都不会有成果。只有使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领土，只有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回归和自决权利，才能消除这些成因。稍后，我将再谈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遭遇到的窒息性经济危机及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货币制度方面引起的后果也影响到第三世界国家，似乎这些国家注定永远要为别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是时候了，国际组织应该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只要这个世界上的国家还有贫富之分，还有支配者与被剥削者之分，而且除非穷、富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除非能让被剥削国家恢复对它们财富和资源的全部权利和主权，联合国宪章所追求的和平便无法实现。

为了伸张我们共同寻求的国际正义，极需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以便改进当前存在的贸易交换办法，使发展中国家能以有利的定价售出它们的原料资源，这种价格必须与先进国家以有助于发展计划的制成品的形式再输出这种原料所得的

价格相称，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发展的计划。另一个可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帮助这些国家的手段是，先进国家只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但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则应任由它们自己选择。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大会第六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以及不结盟国家在利马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特别指出第六届特别联大所通过并经第七届特别联大加以重申的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我们要求加速落实其中的各项规定。

我觉得必须提到一点，任何国际经济会议，如果它的议程只限于讨论能源危机而不及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在达喀尔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原料问题会议的决议所规定的一切原料，它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年春季的尝试所得到的结果便是一个例子。

另一项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革近年来因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所动摇了的国际货币制度。货币制度的动荡造成了主要货币价格的波动，并使它们之中的多数货币的价格都陷于浮动状态。这种情况对世界贸易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尤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为甚，因此，这一货币制度已经不能稳定而公平地应付国际支付的种种需要。

过去十年来，世界上势力均衡方面所发生的重大改变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解放并出现于国际社会，促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原有的秩序，以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和经济体制上取得应得的地位。任何对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都必须把国际支付中所使用的主要货币的稳定性的实现考虑进去，以便发展中国家输出原料获得的这类货币是价值稳定的货币。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旦爆发，影响所及不会仅限于中东本身。目前局势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全，原因如下：

第一，是中东地区的战略情况。中东处在三大洲的交叉点，傍依二个大洋三个海，最重要的国际交通干线在这地区通过。第二，是国际利益在这区域交织缠结。我们都记得十月战争曾置超级大国于毁灭性核战的边缘。第三，是本区域储藏大量石油，经济上有重要性。我们都记得世界经济因十月战争而发生重大危机。

宪章主要宗旨之一是对付任何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情况，因此中东的紧张局势应列为须待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现在正是国际社会消灭以色列这种行径的时候，此种行径是以统治、扩张、反对联合国宪章、蔑视联合国决议为基础的。

一九一七年贝尔福发布宣言，答允犹太人有一个民族家园，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拥有的土地不到巴勒斯坦全部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通过的分治决议给了犹太人该地区百分之五十六的土地。今天犹太人却统治了整个巴勒斯坦土地。

一九一七年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 56,000 人，占全部阿拉伯人人口百分之八。由于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委任统治政府安排和鼓励移民，人数猛升，一九四七年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一。今天以色列的人口约有 250 万人，而移民仍然源源到以色列去。

鉴于人口增加、土地窄小，以色列对阿拉伯居民横施最卑劣最可怖的罪行，强迫他们离乡背井放弃财物。结果发生历史上所知的人类最大一次集体流放，整个一个民族在武力下被逐出家园，目的是要让别的人来移植替代。

我提出这些事实，是要证明这是过去历史的延伸，是以色列扩张主义的侵略特性最突出的地方。此种特性非没有什么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比以前更为强烈。以色列决心占领一九六七年战争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就证实了我现在所说的这些话。

以色列的历史是对联合国宪章一系列的挑战和违抗，不断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开始是蔑视第181号决议以及与难民回家和补偿有关的决议，后来蔑视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最后则蔑视保护神圣处所的法律和禁止在占领区考古所在地作出任何改变的决议。最近以色列采取步骤改变位于赫布伦的亚伯拉罕清真寺的外型，把它划分为两部分，并且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这就再度证明以色列蔑视精神和人性的价值。

事实上我并不是在此一一列举以色列违犯或蔑视的决议，因为这是我们都知的事实，也是我们人民每天亲眼目睹的事实。

另一项同上述事实同样危险的事情是以色列的违反人权。以色列正以一种最卑劣的镇压和种族歧视的方式来对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此种行为远超过纳粹为消灭其敌人而用的手段。此种根深在以色列统治者灵魂里的政策也正施加在那些住在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的身上。

联合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国家象以色列那样的蔑视联合国宪章和决议。面对着这种情况默不作声，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这样对以色列默不作声，难道不会成为危险的先例，鼓励其他国家也照样行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又将会是何等样的局面？联合国和世界和平的前途又将会怎样呢？

以色列的例子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例子不同。以色列依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第273号决议加入联合国，附带有两个条件：第一，从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那一天起，答应承担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第二，执行关于必须容许巴勒斯坦难民回返家园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81(II)号决议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94(III)号决议。

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庄严承诺接受这两项条件。但不用说，以色列并没有遵守这些条件。遵守宪章义务的承诺是虚假的承诺。虽然联合国自一九五〇年以来每年都重申关于难民回乡的决议，但该项决议仍然等同具文。对第181号决议，也是一样。以色列占领区的面积相当于该决议准许它拥有的土地面积的四倍。依据第173号决议和已经说过的两项条件获准加入联合国的以色列不配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以色列一直在违反联合国的宪章和决议。因此，赞同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附有条件的决议，在经过比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年月还多的经验后，必须要参照以色列不遵守同一决议的义务的情况重加考虑。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发动新侵略，占领了包括戈兰高地在内的三个国家的领土。它借口需要“安全边界”，拒绝从戈兰高地撤退。在导弹和高度精密武器的时代，还要谈什么“安全边界”，实在是很可怪的。在十月战争期间，这些“安全边界”有没有能防阻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进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对双方来说，到底是那一方需要“安全边界”？是历史上惯于进行侵略的以色列，还是一直在遭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能借口要安全边界而侵略邻国、攫取土地，试问世界政治地图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世界和平的前途又将会怎样？

以色列提出的安全边界口号，实际上不过是以此为幌子，来掩饰攫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扩张主义意图而已。

我们已许多次通过联合国设法迫使以色列从这些领土撤退。我们曾为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决议、的执行，作了重大努力。世界舆论大多数都站在我们一边，支援我们的正义斗争。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全归无效。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决心要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占取殖民地，并为了要消灭巴勒斯坦人民而追逐他们。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十月战争。在那次战争中我们曾甘愿地、光荣地、英勇地进行战斗。在我们实现解放我们的领土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项目标以前，我们将誓不甘休。在战争期间产生了某些因素，结果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38(1973)号决议。我国以我发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电报接受了那项决议，在电报中，我说明我们对决议的了解是基于下列两项原则：第一，完全撤离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被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第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许多人认为以色列人已从十月战争得到了教训。可是，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又在以与十月战争以前同样的态度和语调讲话了。他们重申不愿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特别是戈兰高地，以色列的发言和声明把戈兰高地看成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坚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从而不但无视他们的存在，而且还无视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第3236号决议所表明承认他们存在的国际意愿。

我认为重要并应该指出的是，拒绝接受一九六七年战争的后果的阿拉伯人，今天也拒绝丧失他们在一九七三年所取得的成果。他们依靠你们的支援，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强的决心来保卫他们的权利。因此，我们保卫的将不只是阿拉伯人的权利，同时也保卫了宪章，宪章的原则，以及自由和尊严的原则。

我们不是战争贩子。我们都是在努力和平。我们所了解的和平是确保根据联合国各决议为我们的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和平。我们的意见以一项事实为出发点，即任何努力，如果不处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说不是处理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之被逐出家园，就注定要失败，最多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战。

我们本着这种了解，签订了关于戈兰的脱离接触协定。我们特别在协定中明确提到协定只是走向执行第338(1973)号决议的一步。我们不相信部分步骤或那些创始人所称的逐步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政策无视我们事业的统一性，把局势当作以色列

和埃及之间，或是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或是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边界争端，而它实际上是整个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关于一个不可分的问题的争执，那就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收复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因此，这种步骤充满了危险。它仍使我们远离和平而不能使我们接近和平。它造成一种该地区和平有望的印象，而实际上所存在的是僵持和呆滞，其中隐藏着新战火的种子。我们力图在本组织和所有各国人民支持和赞助下达到的和平是那种把所有我们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归还给我们，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归还给他们的公正和平。我们拒绝任何强加损害我们人民的权利的解决办法的企图。因此，我们认为埃及以色列协定使我们更加远离和平的道路。此外，认为这个协定是一个前进步骤的任何考虑暗含着骗人的企图，或者意味着对于那个地区的和平因素没有充分的了解。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讲台上宣告，意图使我们选择接受长此继续终会导致战争的僵持，或接受牺牲我们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而缔结的部分和个别协定的企图，注定必将失败，而且不会阻止或蒙蔽我们探求导致真正、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途径。不管情况如何，我们决不坠入最近缔结的西奈协定的陷阱。这个协定只是那些骗人的企图之一。它是把我们人民拉向对侵略者的意愿投降的步骤。这个协定把一切都给予侵略者；而对受侵害之害的人，所给的只是怨忿和不公正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累积之后所具的一切危机，必然会导致撕破所有盟约和协定，使该地区又处在新战争边缘的危机。世界在那时就会认识到，这种协定不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而是使整个地区有爆炸危险的暂时休战。

探求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工作，必须在环绕西奈协定的骗人构架和需要协定的教父们答应对以色列供给最具破坏力的武器的承诺之外进行。协定的一部分代价是向以色列供给射程可以达到环绕着侵略中心的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和城市的飞弹，我们的人民怎能相信这个协定会使和平更加接近呢？以色列利用协定进行讹诈，获得亿万美元，我们又怎能相信这个协定是走向和平的一步呢？

这种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订立的协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和平呢？当以色列仍然占领我们的国土时，同时还有另一方面正在加强以色列的军力，要使它成为这一地区的一支劲军，这个协定又怎样会是走向和平的一个步骤呢？这个协定为美国进入这个地区铺了路，使美国成为这个冲突的一个主要当事方面，再加上美国进入这个地区所带来的种种危险——威胁到我们人民的前途的危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忆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的——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协定看作走向和平的一个步骤呢？

我们反对这个协定，因为它违反我们人民的意志。这个协定是企图破坏我们人民的团结一致，损毁我们的同心同德，把我们孤立起来，这是要把十月解放战争中的一切成就一笔勾销的前奏。我们反对这个协定，因为它容许侵略者继续执行它的扩张和侵略政策，使它在西奈高枕无忧，从而可以目空一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其恐怖活动。我们反对这个协定，因为它完全抹杀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在他们的国土上建邦立国的权利。我们反对这个协定，因为它同我们人民的以及举世人民的和平意志背道而驰，也因为它是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订立的。我们反对这个协定，因为它使得以色列更加目空一切，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不过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违反我们阿拉伯民族的意志。

最近听说可能对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进行谈判。我要在这里声明，有关这个问题的在部分步骤政策范围内进行的任何谈判，都缺乏一个实事求是的基础。理由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即整个巴勒斯坦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拒绝被拉入这种分割问题的政策。我们要一个公平持久的和平。可是，这样的和平只能在下列两大原则的范畴内实现：第一，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侵略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无条件撤退；第二，以色列承诺执行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的第3236(XXIX)号和第3237(XXIX)号决议。

朝着任何其他方向谈和平，无非是欺骗世界舆论，迷惑国际社会而已。趁我谈西奈协定这个问题时，我要提一提有关印度支那各项协定的命运，特别是有关越南的巴黎协定。人民不可能接受一个侵略者，无论它的实力如何雄厚，可以永远为所欲为的理论。

各位先生，和平的实现，端赖会员国的坚强意志，充分执行会员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会员国职责所在，必须给我们支持，作我们的后盾，为了这种和平的利益，来提高联合国的威信。

里道丁先生（马来西亚）：主席先生，我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祝贺你当选为本届会议主席。在今后几个月你领导我们进行审议工作时，你令人仰慕的品质、机智和理解力将会对你大有帮助。在欢迎你就任的同时，我也要为你卓越的前任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在那两届会议期间的领导有方向他致敬。

容我代表我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热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欢迎它们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在联合国取得它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也要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预期它很快就会加入联合国。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出现在我们的行列不只是表示各国人民与殖民主义斗争的必然胜利，而且也表示向着联合国会籍彻底普及的目标迈进了又一大步。

今年对联合国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是它的三十周年纪念。当我们的组织开始进入另一个十年时，我们认为，思考一下它过去三十年所走的道路，以及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希望它行进的方向是适切的。现在确实是坦诚评价，自我反省，尤其是勇敢地面对现实的时候了。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它的限制，也有它的缺点，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这是可以了解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本组织创立时的世界同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判然不同的时候。在当时联合国是由很少数国家为了确保人类免受再一次世界性战争的灾祸和蹂躏而创立的。本组织所由建立的崇高理想和原则还没有在我们希望有一个维持和平与安全并维护经济和社会正义的有效工具的愿望中表现出来。

当我们开始进入下一个十年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能否超出狭窄的私利，而放大眼界，从人类的并且往往是脆弱的整体来看世界。对于至今仍然过着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住不能安身的的生活的大多数人类的呼声，我们能继续漠不关心吗？面对着分隔富有的少数与贫穷、生活资料被剥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大多数的巨大鸿沟，

我们能坐视不问吗？象向来那样听任这种局面自然演变下去恐不能导致稳定、安全与和平的世界。因此，为后世遗留和平、平等与繁荣，还是混乱、灾难与悲伤，责任就在我们了。

有人对本组织的价值或成就表示怀疑或冷嘲。然而，如果我们从过去三十年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联合国是一个持久的和有生命的组织，联合国所由建立的原则和宗旨今天仍象一九四五年起草宪章时一样地适切。我们指望着联合国解决裁军、非殖民化和发展、粮食和人口、贸易和工业化、环境和海床、人权和妇女境况等问题的事实就足以表明我们对本组织的重视。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法。联合国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和寻求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最佳方法。如果解决办法达不到我们的期望——这种情形是常常发生的——这不是联合国的过错，而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联合国争取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大部分要靠我们。只有我们的政治意志才能使联合国成为和平的工具，改变的催化剂。因此，按照宪章的规定履行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各大国的共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此刻正适于考虑本组织的改组并重新审查宪章，使联合国能够成为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有效的力量。

当然，我们对政治的现实不是视而不见的。我们知道，在要求更富有建设性而且健全的世界秩序时，事实上我们只能做到某种地步。必要的仍然是在各大国间的合作与协同一致。可是，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起初欢迎超级大国的缓和，认为它为和平提供了光明的远景，我们却是带着一种小心提防的心理来看待它的。我们的小心谨慎似乎是有理由的，因为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只是超级大国彼此利益的相互包容。缓和要有真正意义，就必须要有有一种可以觉察得到的、向着满足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公正和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企望的途径行进，并向着解决继续苦恼着我们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途径行进的运动。因此，缓和不应仅是继续进行中的大国政治把戏中相互协商的一个方便的公式。然而，我们马来西亚人民仍然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将能看到各

大国政策的根本改变，使它们可以把它们的力量用于更富建设性和更有益的目标。

我们可以就在本届会议作一个新的开始，认真地专心致力于那些从第一届大会起就不断出现在议程上的问题。有关裁军、种族隔离、为中东问题寻求和平与公正的解决的问题、朝鲜问题、经济进展、贸易和援助问题都迫切需要注意并求取解决。如果在本届会议上，我们能表现出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而不象往日一样，进行没有结果的辩论和互相责备，那么我们就已完成了一些工作而值得自豪了。需要的就是新的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现在已有迹象显示，国际社会正准备开始认真地对话，以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共同意见。

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裁军问题。秘书长以及我前面的所有发言者几乎都在不同的时候正确地强调了军备竞赛升级和核武器扩散的严重性及其内在的危险。若干国家现已拥有造成远比上次大战时军事专家所梦想的为大而且更加无可挽救的损害的能力。军备竞赛——包括传统武器和核武器两者在内——继续进行不已。更使人不安的是供应武器的国家利用它们的武器作为对各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治武器。全球一年军备费用高达3,000亿美元。军备质和量的提升不单对人类生存构成不断的威胁，而且也是愚蠢而又浪费的。举例来说，只需要扩充军备所耗费款额的一小部分就可以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初级商品的价格。这对我们的经济会有很大的新生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军备的扩充不会增加我们的安全感，而且这种死亡商品的贸易如果不予停止，任何和平的大厦都无法持久。联合国应尽一切力量，动员世界舆论，对这个问题施加道义的压力。

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只有透过严格有效的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持久和平不是透过互相协议的军备平衡所能达到的。我们再次肯定，我们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本届会议也应该认真考虑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利马会议的建议：召开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最感忧虑的是，《裁军十年》已经过了一半，而我们才开始接触到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今年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结束时，各个

核国家都没有作出关于停止核武器纵直向上或向横面扩散、禁止在所有环境中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试验、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等的承诺。同时，为条约缔约国的非核武器国家也没有获得坚决保证，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下，它们的安全会受到保障，或它们能共享和平应用核能的利益。我们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本届会议上本着真正合作和进行建设性辩论的精神加以讨论。

关于中东问题，马来西亚的立场很清楚。我们注意到，由于最近进行谈判的结果，若干紧张状态已经消除。然而，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和拒绝遵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问题就依旧无法获得解决。我们对使用武力取得领土，并且改变被占领土的地理和人口状况表示痛惜。中东冲突的另一方面是耶路撒冷问题以及以色列改变该城及其他圣地的宗教和历史特性的亵渎行为。马来西亚已和伊斯兰教国家站在一起，要求以色列自耶路撒冷撤退，并且谴责其亵渎圣地的行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对中东和平也是必不可少的。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获得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回到他们自己家园的权利。马来西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我们充分支持巴解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愿望的斗争。

我先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种族隔离问题，这个问题自一九四六年就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议程上。同这个问题连在一起的是南部非洲的一般情况问题。大会不能允许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索尔兹伯里的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不顾和藐视联合国各项决议而不受惩罚。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让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获得决定他们自身的前途的机会。对于津巴布韦人民也必须给予他们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被压迫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前程不应再陷于不确定的状态。联合国应充分支持各个解放运动的人民及领导人从事他们的正义合法的斗争。

本组织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在非殖民化方面。有记录可以证明，马来西亚一向无条件地支持为从殖民征服和统治求取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现在似乎已

到更适于各国人民真正自由地行使主权并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任何伪装的殖民主义出现的残迹都减损了独立的真正意义。这是我们对世界许多地区、包括我们自己的地区在内仍然存在着孤立的小股殖民主义感到忧虑的原因。马来西亚一本我们坚定的政策充分同样怀抱和支持所有被支配各国人民达成自决和独立的意愿和企望。

在塞浦路斯，我们面临着一个不能忽视的复杂危险的局势。这个问题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各个问题一样地严重，需要迅速解决。鉴于冲突的主要方面是塞浦路斯的土希两族，应当鼓励他们通过谈判寻求和平友好的解决。我们认为，要这些谈判成功就必须反映出两族的权利、利益和所关怀的事情，双方必须表现迁就的精神。我们要为秘书长在两族间在维也纳和纽约举行的会谈中所担当的任务向他致贺。他所奉派的工作并不容易，在他继续他的努力的时候，致我们向他最大的祝愿。

朝鲜问题是我们处理了很久的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所特别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尽一切努力，鼓励两方政府继续它们之间的对话和进行建立信心的措施，以期在改善的气氛下，能举行比较实质性的讨论。我们都知道，主要问题是朝鲜两方的和平统一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现实的看法，以促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要转变话题谈谈我们这部分世界，那里自从上届大会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指的是印度支那的事件。我们的确为看到残酷而迁延日久的战争告一结束，这一地区恢复和平而高兴。我们盼望本着友好和相互合作的精神同印度支那各国密切共同工作。我们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申请加入联合国为正式会员在安全理事会中遭到拒绝一事，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次安理会将会考虑到大会对这两项申请的压倒性支持而重新予以有利的考虑。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的政府和人民在致力恢复和重建它们的国家时面临着非常艰难的任务。在这方面，它们应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支持和援助。联合国已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紧急呼吁对这些

国家给予援助和救济。同时，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利马会议并已设立了一项团结基金来援助这些国家。这些措施都必须迅速执行。我重申我在利马所作的马来西亚准备向印度支那人民提供一切援助的保证，我们作这种提议是出于友情和对邻国的关怀。马来西亚一向强调区域合作、协调和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同本区域各国共同建立一个不受外来干涉的强大、稳定和中立的东南亚。

马来西亚目前正同它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邻国和伙友，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积极追求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区域的目标。这个提议象一九七一年的吉隆坡宣言所反映的，是在谋求保护东南亚区域，使其免于沦为大国冲突的竞技场。该宣言还企图确保本区域各国能在没有外国阴谋制造的破坏因素下，从事国家的发展。我们希望，东南亚其他国家能及时看到中立化提议的优点，参加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本区域成为人民安居的好地方。我们很乐观，认为大国终将认识到我们所寻求的这种秩序实在对它们也同样有好处。的确，中立的东南亚将可消除花费精力于炫耀威力的景象，那种情形往往使关系各国无法从事相互有益的活动。

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发觉中立化的概念值得赞美推荐，令人振奋。我们为了陆上和海上无核区与和平区的建立而感到鼓舞。马来西亚坚决支持朝着这个方向行进。我们坚决认为，要这种提议成功就需要有关区域各国事先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同时，我们希望各个核国家将会响应秘书长所作的呼吁，协力确保这些区域的成功。

如果最近几年的经济大事和辩论对国际经济秩序有什么启示的话，那无疑是国际经济秩序需要加以改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第七届特别会议闭幕词中十分简洁地表示的：我们辩论和谈判“……的重心是关于改变；不是关于如何更平稳地驾驶现状。”（第二三四九次会议，第 19 页）。所以要进行改变的原因已是老生常谈，最显著的是在大会第六届会议上，我无须在这里复述了。需要进行的改变许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已充分讲清楚了，并且载明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这些文件以及新的经济秩序的呼声并不是口号；它们体现着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要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现比较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秩序，国际社会所必须采取的方向和措施。

特别会议的审议和结论精确指出了今后国际社会必须着手处理的问题和采取的方向。我认为，必须尽量强调执行已就这些问题达成的决定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对于那些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保持觅得解决和达成决定的动力的重要性，也是一样。让我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讲述我们认为尽快达成协议是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就有关国际贸易，特别是商品贸易的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重要，这一点太清楚了，不用我在此再提。今天对这些问题作选择性的和孤立的解决已不再认为足够，只有象贸发会议秘书长所提议的商品综合方案中指出的，全面一致地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满足要求。

其次，必须紧急实行贸易自由化并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措施，可以、也应当迅速通过广泛深入的降低关税方式，从事改善普遍优惠制。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谈判应尽快结束对热带产品的审议工作。

第三，对于在真正资源的转让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的标题下还没有达成充分的一致意见的问题，应觅得解决办法。

我们都充分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财富、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差距。只有采取综合性的全面入手办法来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才能减少这种差距。重建并创造一个公正、合理而公平的经济秩序，为所有国家提供进步和繁荣的公平机会，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一定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实行经济上的变革，这就需要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有牺牲和妥协的政治决心。

很久以来，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对话的特征就是前者提出提议，经后者考虑

后继之以拒斥，接受是稀有的事。 第七届特别会议已发动了新的对话，我们相信——当然希望——这是基于合作和对于改变的承诺。 在未来的谈判中继续鼓励并促进这种对话，是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利益的。

记住了这一点，在联合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大会成员的心中留下我们的命运分不开的这个单纯的概念。 我们坚信，在执行我们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时，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概念，就是朝着解决我们的冲突和斗争迈进了广大无边的一步。 我们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这是一个不能辩驳的事实。 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经济上相互依赖是一种现实。 同样也有理由认识到政治上的共生状态是在不可否认的具体化之中。 我们的政治决定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对彼此都有影响。 我们是不能分开地连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大家都应当确保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不致触发最后可能吞没人类的不满和冲突的连锁反应。

如果我们离开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时能清楚认识到，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地球上的同路人，我们必须本着善意、合作和谅解的精神共渡我们的旅程，那么，我们就很有收获了。 最后，而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一定要保持山川的美景及其结构，使未来的旅客也能享受同样有收获的旅程。

科尔蒂纳—毛里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首先，对于你荣任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我要表示深感欣慰。 你担任领导人和外交官的技巧，你处理国际和欧洲问题的灵敏，足以保证本届大会的发生实效。

我也要乘此机会再次向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贺；他在主持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时使他那众所周知的能力发生了作用。 我也很高兴，代表西班牙政府欢迎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些刚刚加入联合国的新国家。

在趁着这联合国三十周年就它的工作编制出一份得失清单时，我们一面发现有某些缺点有待矫正，同时也可以指出各国国家利益正朝着更大和谐的积极方向发展；

由于这些国家利益日趋互相依赖，因此需要增加合作。

因此，在上届会议举行后的一年中，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国际事件——一个影响到一整代人民的冲突的克服与结束，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举行——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谈到——以及为粮食、人口、工业化和国际妇女年等非常重要的问题举行的一连串世界会议。所有这些都指出了朝向增进合作的一个积极趋势。

可是，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国际情况的各方面，有一些正在考验联合国有没有能力有效达成它为自己制定的各项目标。我要谈的是象原料、能源危机、发展问题、货币改革之类的经济问题，以及某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引起各国采取一致立场而影响到联合国各机构的有效行使职责。

我们很容易听从引诱，以为可由改组本组织的程序找到答复。但是，我相信较好的办法是找出困难的根源，少去设想如何改变这个组织的方法，因为态度的两极分化主要是由于缺少适当的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不同国家意见不同的地方也许在经济领域内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们引发了与普遍利益冲突的立场。保护主义者认为改善某些国家对外贸易基本状况的唯一方法是多输出、少输入的立场；不把能源问题和能源是发展先决条件的事实联系起来的立场；想控制单独生产原料的国家，让它们听任命运摆布，除了它们自己能提供的财政资源外，不让它们取得任何其他财政资源的立场；支持以供应贸易需要为主的货币制度的立场。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这种立场对立的事例。

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性和彼此不可避免的渗透作用，必须寻求全球性的解决办法。除非所有各方都准备对各自的立场作若干让步，通过真正合作而跳出这一困境，我们将无法获得这种解决办法。实现这一点的技术方法不属于本组织的范围，但表示一种政治意志使它成为可能则是我们所关心的事。因为如果缺乏这种决心，并且不把它传达到各专门机构和会议上去，就很难为我们当前的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已到了不是人人都能受惠的时刻，因为没有根据使大家普遍立即获得利益。我们必须指望将来的收获，如果我们大家都准备作一

些牺牲，这是可能的。那些最牺牲得起的人应该准备多牺牲一些。有一句老话说，“要赢，先得学会输”，在今天更是千真万确。如果我们为了建造更和谐的世界经济关系而放弃一些各自的在经济方面的奢望雄心，我们将可能保证和平的胜利，这项和平正可能由于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而受到危害。可是，只有通过容许以收入转让为基础的经济再调整的有效合作才能消除这种压力，这种全球性的收入转让将同国民经济方面的收入转让产生相似的效果。

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那么就可克服常常令我们悲叹的制度上的争执。由此，我们可以铲除造成这些争执的最重要根源之一，并且不会当需要在本组织全体会员国之间建立真正有效的国际合作时，却觉得应该寻求程序上的手段作为解决办法。

根据这个理论，我愿表明我国参与这个努力的意愿，如我们所一再表示过的，最近一次是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上。

西班牙是一个还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在我们努力获得和确保稳定的原料供应的若干重要方面，我们正感受到财政亏绌的现象，可是我们已经同较发达的国家承担了同样的义务，放弃某些利益和好处，以便协助发展程度还不及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做，充分证明了我们合作的意愿。

我们本着真正国际合作的精神，开始在西部撒哈拉进行非殖民化的工作，以便让当地人民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并同其他的马格里布国家建立有利的合作关系，使该区域的稳定不至受到破坏，从而维护其和平。

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很可以作为一个范例，指引我们怎么样通过严格地实行宪章中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原则和规范，以及西班牙政府遵照宪章规定和补充宪章的一些大会决议采取行动的决心，来克服一种附属地位的情况。

这是因为今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人民经证实了的能力，证实为了达成非殖民化需要让这个进程继续发展下去。简单地说，我们设法保护人民，使他们可以自由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因为，如果我们对相关的因素作出错误的估计而使第三者的

愿望压到了当地人民的真正利益，这是荒谬不合理的；无论如何，当地人民的真正利益是受到附属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普遍权利的保护的。

如果不是由于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引起了这么多的误解，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因此，这里需要稍加说明，以使人明了所造成的混淆的真相。但事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西班牙在西部撒哈拉立足，除了需取得当地人民的同意外，不需任何人的同意。当地的人民是根据他们自己传统的自治制度组织起来的，这些制度完全不依赖任何国家主权。该地人民的独立未曾受过挑战，这表示了管理国准备让他们摆脱它的管理权。西班牙当局除了在它和当地人民之间建立必须存在的关系之外，没有再建立其他关系。因此在行使这一权力时，西班牙无须同外国国家当局来打交道，也没有所谓第三者的权利来扰乱这种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当非殖民化的时机来临时，我们认为在管理国和被管理人民之间不应有任何障碍。

我在这里发言，必须强调一项事实，那就是，西班牙作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已经遵守了宪章所订有关非自治领土的程序，以及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各项有关决议。我没有忽略在这方面某些国家被称为“有关各方”的一项事实。这个名词专适用于为保证实现自决原则而举行全民投票，但它绝不能影响到管理国同人民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出于维护自决原则的愿望，我们认为应该向人民提供更大的保证，不应为他们造成障碍。

原来某些“有关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起初似乎是在促成通过自决实行非殖民化，如同我们可能从马格里布三方面会议的公报得到的理解一样，最后却变成了一系列的要求。这种态度的改变至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西班牙政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已经决定于一九七五年头六个月内举行全民投票来进行该领土的自决程序时，变得非常明显。摩洛哥紧接着企图使这项决定成为无效，至少也要阻碍其实现。这就是把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的问题提交国际法院的用意所在，就好象这是国家间的一项争执似的，而事实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只是终止该领土的附属地位。这个

企图失败之后，它又要求大会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并推延大会第3292(XXIX)号决议所赞同的全民投票。

虽然这事使管理国承担了进一步的责任，西班牙却毫不迟疑地把它具备的文件提交国际法院，并向法院彻底阐明该领土情势的所有历史变迁经过。实际上，因为包括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决议在内的大会决议原已规定了非殖民化的方式，所以根本就没有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必要。因此，法院不能忽视这个根本问题。不过，如果向国际法院征询意见只是旨在推延自决，那么这事我就无须表示什么意见，因为这样由于大会可以获得联合国那个崇高司法机关的咨询意见，它至少可以有其他的因素作为判断的根据。

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顺利。一方面，因为要等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而推迟自决，另一方面，一再发生的外来暴力和骚扰行动破坏了撒哈拉的和平，以致造成不安全的情况，这是和联合国各个会员国，特别是自称为“有关各方”的邻国所承担的维持和平的义务不相容的。

但是，正因为外界行动带来的危险以及重加于管理国的额外责任，所以西班牙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并于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把声明内容告诉联合国秘书长。西班牙指出，为求避免造成一个权力真空的状态，为了使非殖民化过程不受到危害，假使情况继续恶化，它将保留权利，采取在本组织内所需要的任何措施，并于必要时终止其在该领土的出现。同时，它促请各邻国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以使非殖民化过程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因此，我们邀请它们出席会议，这个会议如果不由管理国召开，则可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这就可以成为向着以促进非殖民化为目标区域协定前进的一个积极步骤。

西班牙政府同意按照原定计划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全民投票，并试图在同一组织的主持下召开一个四国会议以维持撒哈拉的和平并且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对话促进非殖民化过程，已一再证明它愿意与联合国积极合作，以完成联合国的最崇高任务之一，即解放非自治的领土。

我们为执行大会的要求所给予国际法院的支助，为使联合国访问团在领土内执行其任务所给予访问团的种种便利，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善意。这些明证显示出我们的行动的明确性质，其用意只是要把撒哈拉人民过去交付西班牙的信托还给他们。不论这项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结果如何，撒哈拉人民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就此事作出决定，因为强迫他们接受一个解决方法的打算，如果付诸实现，将对非殖民化的整个前途造成十分危险的不稳定状况。

尽管这样，我必须代表西班牙政府宣布我国政府将继续负起管理国的责任，直到非殖民化的过程完成为止，只要其他国家，尤其是各邻国，尊重该过程的和平进展，不让这项过程所依据的前提被推翻，因为这些前提都是根据宪章的规定和大会其他决议拟定的。情况如有任何变动，致使和平受到威胁，并妨碍我们履行责任时，西班牙政府将保留其权利，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为维持和平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从事完成非殖民化过程所可能需要的任何必要行动。这个保留的目的仅在于使各邻国或有关国家正视它们的责任，并重新确定平等原则，以履行宪章所托付我们大家的义务。

为此，西部撒哈拉各邻国对该领土的非殖民化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有时彼此一致、有时互相抵触的立场——决不是不符合尊重西部撒哈拉人民的权利，却应该加以调和，以期能导致达成积极的协定，使非殖民化的进行能增进该地区的繁荣，并使和平及安全能得到保障。西班牙受到了这个目标的激励，主张与该领土的各邻国磋商，并谋求它们的谅解。

但是，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已经耽搁太久了。我要冒昧提请大会注意，西班牙政府曾通知秘书长它愿依照大会决议所促请的，在今年上半年内举行一次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我所提到的那些事件使管理国不能按计划完成该领土的非殖民化。我国政府认为，不仅为了真理和本组织尊重宪章的原则，而且也为了整个区域的安全与和平，必须让这个非殖民化过程尽快完成。我们相信，本届大会将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并尽快订定一个期限。

直布罗陀尚未实行非殖民化，虽然上届大会曾经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促请联合王国和西班牙完成它们之间虚悬着的谈判。然而，谈判的进展情况使我们不能向本组织报告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联合王国不继续虚悬着的谈判的立场所根据的理论是英国议会核定直布罗陀宪法的法律序言，使它在没有得到该地居民的许可以前，不得就直布罗陀的归还问题进行谈判。但是联合王国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决议并不是对英国政府或构成英国国家的任何其他机关而发，而是联合国对作为一个国际主体，作为国际组织的一个成员并且具有国际关系的整个联合王国而发。居于负责地位的英国人所采取的这种态度表示出他们无视一国的内部结构决不能阻止它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事实。他们认为联合王国决定其自己行动的方式不是第三者所得问津。

这种论点是用来阻挡谈判的唯一理由，但是如果接受这种论点，就意味着要让直布罗陀居民来扮演在会议期间各方达成的了解中并未规定的角色。可是，女皇陛下政府是凭着乌得勒支条约第十条取得直布罗陀的所有权的，这是它可以作为出现在西班牙那一块领土的根据的唯一文书。占领国为了军事上和商务上的需要，而对这个要塞进行的内部的发展——容许人为的移民定居下来——并没有改变该领土的让与国和承受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地的主权是在对通讯、居民籍贯、货物的进口以及船只在港口的出现都规定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转移的话。

而且，双方就转让给联合王国的权力所商定的主要限制是英国政府接受下面这个条件：如果英国国王决定赠送、出卖或改变直布罗陀所有权，西班牙永远享有优先权利。换句话说，联合王国非先给予西班牙以行使选择权的机会，没有权利放弃直布罗陀或转移其主权权力。

如果我们承认所要给予直布罗陀居民的任务，就破坏了那个条约，因为英国正给予当地人民以作决定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既限制英国的行动自由又预先假设主权的转让的。所以，核定直布罗陀宪法的法律是不相干的，因为它违反了在先的一个国际条约，否则，如果决定转让直布罗陀主权是反映英国的真实意愿，那就应该

按照乌得勒支条约所确认的，我国政府应有收回该领土的优先权利。

这就说明如果让英国国会的一项法律存续下去所造成的最后结果，这项决定女皇陛下政府主权的法律是在没有直布罗陀居民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也可以以同样的方法来废除，居民没有丝毫权利在法律上从中阻挠。这种性质的特许状的授与不能说是一种例外，如果发生这种情事的话，西班牙政府将认为它正面对着一一种规避行动，其唯一目的是在避免考虑问题的实质。

可是，我必须指出，这些实质性的法律上的考虑阻止不了我国政府——正如过去阻止不了大会一样——清楚地记住直布罗陀的非殖民化过程含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要素：一个要素是必须保卫西班牙的领土完整，也就是尊重乌得勒支条约的精神和字义；另一个要素是即使一些居民与领土问题无关，他们的利益还是必须受到保护。西班牙政府一直有这样的了解，并随时准备而且现在就准备提供最宽厚的条件。

从这个观点出发，两国政府的官员进行了若干次会谈，过去几天中我本人并曾同女皇陛下政府外交大臣进行过一次会谈。我很希望明年能够向大会报告为实现第3286(XXIX)号决议的规定并促成一个十分悠久而极端严重和沉痛的问题的解决而进行的谈判的发展情况。我衷心相信，两国政府通过双方协议来解决这个争端所能作出的榜样，将是对我们的工作所应秉承的和平精神的一种真实贡献。

正如我发言一开头所指出的，一九七五年的大事之一是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最后阶段会议。我国政府对这事极为重视，假如言行能一致的话，它将会打开信任的大门使欧洲各国间得以建立更密切、更和平的相互关系，并在整个欧洲大陆促成更深更广的接触，从而使缓和具有生动的意义。以军事平衡为基础的欧洲安全，在赫尔辛基得到了一种新的推动力，其目的在按照所通过的十项原则来巩固这项安全，遵守这十项原则意味着对现有局势的承认。由于这种承认，我们试图使参加各国间的关系正常化，从而可以增进合作。

此外，这个会议还关涉到关于世界性的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和有关相对均衡地裁减驻在欧洲部队的谈判，使政治缓和能通过目的在终止军备竞赛，为可能的逐步

裁减军备奠定基础的军事缓和而功德圆满。假如这些努力都判明是成功的，我们就可能是实现了我们组织的最大目标之一。

这个会议所处理的几乎完全是政治平衡问题，因为已有了军事平衡，并且以盛行的多数主义为基础，那个平衡在会议的全部工作中都存在。但是，某些集团、某些趋势，想利用人们的漠不关心，通过无非是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意识型态攻势，来影响这些国家的前途。隐瞒这种危险是没有用的，因为那种攻势所引起的辩论已使它日趋明显。

我认为有必要对于这种极端立场加以评论，因为所谓的赫尔辛基十诫曾被称为是联合国宪章的继续以及对于宪章中所载的各国基本权利的尊重。但我们不能引用一些原则，而忽视其它原则，或断章取义地适用那些原则；我们也不能让某些国家把它们本国对国际规则的解释，用来作为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别国的规准，因而破坏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根本结构。依循着这条正确的行动路线，我可以在这个讲坛上声明，西班牙政府愿意积极地履行赫尔辛基最后决议书所载列的一切规定。

但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谨慎地注视各参加国家如何执行会议的各项规定。我们必须评断它们对会议的内容遵守了多少，从而避免造成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并不因为它单纯起源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减少其对维持和平的危险。我相信澄清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历史上有不少一国借口所谓政治主张而对别国实行干涉的例子。目前在这种掩蔽下，某些国家正在计划干涉他国内政，图谋以一种压倒的政策强加于别国，这是我们这时代所不能接受的。赫尔辛基十诫中所提出的不干涉原则，必须用来阻碍这种努力，因为它是一切主权国家所享有的独立的一个基本方面的表现。

这个论坛的主要责任是维持和平，因此它是促请注意对国与国间的谅解和协调的这种新型威胁的最合适的场所，而国与国间的谅解和协调则首先必须基于互相尊重它们的国家整体以及每个国家为维护其国家整体决定采用的政治解决途径。只

有相互容忍和全世界多种思想制度共存才能使所有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让我回到缓和问题，就它与和平共存同义来说，既然缓和含有各种不同制度间可能达成更进一步的谅解和对话的意思，我们就必须强调现有国际局势和它的积极的和有希望的方面。如果忽略被理解为不同制度间的均衡的缓和未能防止地方冲突，甚至有时候还准许地方冲突持续下去的事实，那就犯错误了。我们也不能为了缓和而付出下面的代价：默认或明白同意只顾到主要对手的安全需要而牺牲小国的重要利益的势力范围的分配。这就是赫尔辛基的最后决议书所以载有必须尊重所有参与国的安全的重要规定的理由所在。

在提到同一地理区域时，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进行谈判期间和在它的最后决议书中，如何强调如果地中海不安全，则欧洲也不能有安全的事实，以及

“……增进安全的进程不能只限于欧洲，必须引伸至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地区。”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中包括关于地中海的意见和会谈，并不是一种怪想，也不是暗示一种让步。地中海区域与欧洲的生活、历史、文化和发生的事件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且欧洲最重要问题的命运往往就是在地中海决定的。

因此，地中海的安全跟欧洲的安全具有同样的促动因素，而且是基于相同的前提。但是，由于这个区域的环境和目前该区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可能更难得到安全，特别是在象维持和平这样一种共同利益方面。所以，必须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讨论这一点，因为不属于欧洲的邻近各国也同样关心维护地中海的安全，使任何对抗和冲突不可能在那里发生。

所有沿海国家的利益都要求外国不要进入这一区域，不要把它们自己的问题带到地中海来，从而维持为保全这一区域的和平所必要的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这个东方和西方相遇的交通孔道一向是很容易陷入对抗状态的。制止这种经

常发生的危险是所有有关各方的工作，因为它们相互和普遍的了解对于防止在地中海发生局部冲突，以致扰乱所有沿海国家的和平的日常生活，将有不小的贡献。

西班牙因此主张维持并扩大在赫尔辛基和日内瓦开始的接触和对话，

“……以便对和平作出贡献，减少这一区域的武装力量，加强安全，消除紧张局势，并扩大合作范围。”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欢迎地中海各国采取主动，并准备为达成这些目标而积极合作。这便是说，我们除了其他可能做的事以外，应该考虑举行一次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

联合国在这些方面可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应鼓励任何有助于在沿海国之间造成一种团结情绪的任何和平活动。今年在巴塞隆纳召开的政府间地中海环境保护会议也向这些方面推进了工作，并为在最近的将来也将在联合国同一方案主持下召开的外交会议作了准备工作。但是在技术问题之外，还有同样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要有共同努力的意志，必须先有共同行动的信念，以免技术发展造成新的危险。这一意志将会产生团结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本身就构成有效地协助维持这一区域的和平的稳定因素。

西班牙代表一年又一年地在这个讲台上重申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久不变的友谊，这是我们文化的历史巧合的结果，也是完全抛弃自私利益本着真正合作的精神继续进行对话的结果。

这种密切关系使西班牙总是拥护可能使中东局势得到和平、公正和持久解决的一切办法，这种解决在顾到巴勒斯坦人民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及权利的情形下，将使该区域不受到紧张关系和争端的任何威胁，从而确保和平。

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在西部撒哈拉进行非殖民化的时候，作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的人民的的前途正处于危险状态；西部撒哈拉人民是在血统、宗教和文化上都和阿拉伯民族有联系的。各姐妹国对撒哈拉人民自行决定其前途的权利的尊

重和支持将可证实阿拉伯民族的真正团结，而西部撒哈拉也将在这种团结中达成它的使命并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现在，我要谈到拉丁美洲国家。基于共同的祖裔、传统和文化的特殊联系把我们同拉丁美洲国家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向来使我们彼此优惠相待，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上面。

我们深信，这个具有高尚和肯定价值的共同遗产为我们提供了在国际法及国际生活的各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的广大机会，而国际关系上与日俱增的相互依赖性使我们今天愈加需要个别的和集体的努力的协同一致。拉丁美洲国家了解这样的情况，并已发动了许多区域性的努力，西班牙正在密切注意这些努力，并准备随时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合作，共同解决发展问题。

西班牙政府，采取与此一致的态度，在双边和多边两方面与拉丁美洲国家保持一种公开和积极的经济合作政策，向它们提供人力、技术和资金。拉丁美洲人民可以确信，在从事他们现时所致力的高尚而困难的发展工作时，西班牙将永远是他们的近邻和同伴。

我国严格执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而且我们深信，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绝不应成为对各国人民和平共存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两点使这种合作更加有效，也更加方便。

因此，当我们在赫尔辛基强调提到我们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姐妹共和国并向它们声明在可以推广欧洲合作与安全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却它们时，这是身为一个欧洲国家的西班牙又增加了一重自己对拉丁美洲大陆的坚定承诺。

联合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在维持和平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本组织曾经有过许多缺陷，也遭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已克服所有这一切的最好保证是本组织的继续存在和它承担起新任务并使自己适应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的惊人能力。宪章所表示的很多种希望，诸如自由、安全及满足个人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希望，迄今尚有待实现。

幸运地，宪章所载的原则和基本概念也正在各国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心中日益发生作用。一如秘书长在其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的导言中指出的，虽然还有一些陈旧和持久的猜疑和忧虑，我们确实具有令人鼓舞的希望：联合国将能采取达成会员国间真正合作的决定性步骤，使它可以合乎公平正义地解决它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这一世界，在危险地堆集大批战争工具之外，现在又加上了经济混乱的威胁，在这样的世界里，必须团结一致以求及时解决为实现所有人民取得国际社会正义的合法愿望而引起的问题。

西班牙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观念是深植在它的历史及其人民的思想中的，它准备在此一伟大的国际事业中继续进行合作，并希望通过本组织，在合作与和平的大道上向前迈进。

主席：埃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主席知道埃及代表有困难使他不可能出席今天下午的会议并且在考虑了第二三五三次全体会议上所采取的决定后，他看不出请埃及代表在今天上午会议结束时行使答辩权有什么困难。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听不到有人反对——我就请埃及代表发言，但要提醒他为行使答辩权而发言的时间以10分钟为限。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这个讲坛上发表的演说，其中他批评和评论了埃及所执行的政策。但从这位发言者所用的字句，我可以说他是在夸耀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更大光荣，我们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姐妹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真正的或是官方的意见。那个党并不能代表叙利亚人民，那个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为阿拉伯人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自从埃叙两国士兵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解放斗争中并肩作战以来，它曾给予埃及、也曾从埃及获得充分的支持。

当我们说这位发言者哈达姆先生攻击埃及政策和临时协定，这是他自己逾越了

赐与他代表叙利亚发言的荣誉的叙利亚的官方的立场时，我们并不是在此揭露秘密，也不是捏词欺骗。大家都知道，叙利亚在签订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后，正准备进行谈判第二个脱离接触协定。但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要两方，即埃及一方和叙利亚一方，在同一时间脱离接触，好象埃及自己不要或不希望脱离接触一般。

这就是在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中实际发生的情形。阿拉伯复兴党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同美国负责当局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因此，如果有任何不同意或争执之处，那是战术问题，与战略的观点并无关系。

在我看来，今天这位发言者的发言是想发表和一般讨论中至今所讲过的，和先他来到这个讲台的大多数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所表示意见的大不相同的意见，因为他们都表示充分支持这个协定，并且赞赏为达成协定所作出的努力。

如果哈达姆先生曾倾听世界舆论的呼声，就不需要我再次重复已经载入记录的言词了。哈达姆先生指称——并且坚持其说法——第二个脱离接触协定本身便是目的，而不是第一步，但是协定本身的内容和规定却指出了它是迈向和平的第一步，随后将继续以其他步骤，以达到充分、完全而全面的和平。大家都知道，随同这个协定的还有官方证实说，在这个部分性的协定之后，第二步将签订一个关于戈兰高地双方部队脱离接触的新协定，它将是接续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之后的第二个和逻辑上必然的步骤。

哈达姆先生根据他的第一项指称而接着说，第二个脱离接触协定的本身便是目的，它将导使我们离开和平更远。但是，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协定原文本身就说它是迈向和平、迈向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持久的、公正的和平的一个步骤。

哈达姆先生在他一系列的指称之外，又加上一个新的指控说，这个关于西奈的临时协定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为此理由，它违反了阿拉伯人民的意愿，破坏了阿拉伯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把十月战争的成就付诸流水。我们认为哈达姆先生错误的指控是不合逻辑、也不怀善意的，这个军事性质的、有一定期限的局部临时协定

只影响着西奈地区，怎么能说成是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呢！

脱离接触协定的达成是造成有利气氛的一个步骤，这种气氛将可导致进一步的对话并确保维护人民的一切权利。以色列军队是根据第二个协定而撤出被占领的埃及领土的，这无非是十月战争的成就的继续。真可笑的是，哈达姆先生坚持说西奈协定是脱离了联合国的范围，而事实上协定的案文和条款本身都证实了它是实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一个积极步骤，并且这里我是在援用哈达姆先生今天上午在他的发言中所援引为叙利亚签订第一个协定作辩护的同样的词句；且莫说西奈协定准许使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事实了。

如果那位发言者真想关心阿拉伯的事业和福利，那他就应该已经仔细想过阿拉伯团结的事业，今天，这一事业是不需要辩护的。他如能把他的精力和笔杆专用于召集一个阿拉伯人的会议，不管是属于那一级，也不管是在那里开会，使他可以在那个会议上发表他的意见那就更有价值了。他最好别浪费联合国中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时间，埃及在许多不同场合已同国际社会协商过了，国际社会也很清楚埃及承诺信守原则和理想，并且不制造猜疑。

我国和国际社会愿把我们的审议所消耗的时间用于寻求真正的、公正的和平，不作大拍卖，也不浪费我们的建设性的精力。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哈达姆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保留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行使答辩权。

下午一时十分散会。